

五

倫

書

五倫書卷之九

周太王古公幼子季歷娶大任生昌。有聖德。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欲傳位季歷。以及昌。長子太伯。知父志。逃去。古公乃立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為王季。王季脩古公之道。諸侯順之。王季卒。子昌立。是為文王。

漢文帝元年正月有司請蚤建太子詔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饗也天下人民未有愜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德而嬪焉而曰豫建太子謂天下何其安之有司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乂安皆且千載有天下者莫長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始平天下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諸侯王列侯始受國者亦皆為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天下之大義也今釋宜建而議更選擇非高帝

之志也。更議不宜而子啓最長純厚慈仁請
建以為太子。帝乃許之。

武帝太始三年。昭帝生。初母奉夫人進為婕
妤。居鈞弋宮。妊身十四月。廼生。武帝曰。聞昔
堯十四月而生。今鈞弋亦然。廼命其門曰堯
母門。昭帝年五六歲。狀大多知。帝常言類我。
又感其生與衆異。甚竒愛之。欲以為嗣。命大
臣輔之。察群臣。惟霍光可屬。社稷乃使黃門
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及帝游

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帝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即拜卧内床下，受遺詔輔少主。帝崩，太子即位。

光武中子陽，一名莊，幼而聰明，睿智，容貌壯麗。帝異焉，數問以政議，應對敏達，謀謨甚深。溫恭好學，敬愛師傅，所以承事兄弟，親密九族，內外周洽。帝愈珍愛之，以為宜承先序，立為太子。

明帝子烜。年四歲。聰達才敏。多識世事。動容進止。聖表有異。壯而仁明。謙恕溫慈。惠和寬裕。廣博親愛。九族矜嚴。方屬威而不猛。既志於學。始治尚書。遂兼五經。周覽古今。無所不觀。由是帝愛重之。立為太子。

晉元帝長子紹。幼聰哲。為帝所寵異。年數歲。常坐置膝上。屬長安使來。帝因問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長安近。但聞人從長安來。不聞人從日邊來。帝異之。明日宴群寮。又問之。

對曰。日近。帝失色曰。何乃異間者之言。對曰。舉頭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竒之。立為皇太子。

唐太宗廢太子承乾。欲立晉王治。未決。坐兩儀殿。群臣已罷。獨留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言東宮事。因曰。我三子一弟。未知所立。無忌請帝所欲立。帝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異議者。斬。帝復曰。公等與我意合。天下其謂何。答曰。王以仁孝聞天下久矣。固無異辭。有

如不同。臣負陛下百死。於是遂定。

中宗為皇太子時。重照生于東宮。高宗喜甚。乳月滿。為大赦天下。改元永淳。是歲立為皇太孫。開府置官屬。帝問吏部侍郎裴敬彝。郎中王方慶對曰。禮有嫡子。無嫡孫。漢魏太子在子。但封王。晉立愍懷子為皇太孫。齊立文惠子為皇太孫。皆居東宮。今有太子。又立太孫。於古無有。帝曰。自我作古。如何。對曰。禮君子抱孫不抱子。孫可以為王父尸者。昭穆同。

也。陛下肇建皇孫本支千億之慶。帝悅。

宋太宗欲立皇太子。時寇準自鳳翔召還入見。帝曰：「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宮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如父。聖慮既以為可。願即決定。」帝遂以襄王為開封尹。改封壽王。於是立為皇太子。命李至李沆並兼賓客。詔太子事以師傅禮。太子每見必

先拜。至等上表不敢當禮。詔荅曰。朕旁稽古訓。肇建承華。用選端良。資於輔導。藉卿宿望。委以護調。蓋將勗以謙冲。故乃異其禮數。勿飾當仁之讓。副予知子之心。至等相率謝。太宗復謂之曰。太子賢明仁孝。國本固矣。卿等可盡心規誨。若動皆由禮。則宜贊助。事有未當。必須力言。至於禮樂詩書義可裨益者。皆卿等素習。不假朕之言諭也。

真宗春秋高。未建儲君。衛尉寺丞陳執中進

演要三篇。以早定天下根本為說。翌日。帝以他疏示輔臣。皆贊曰善。帝指其袖中曰。又有善於此者。出之。乃演要也。因召對便殿。勞問久之。擢右正言。逾月。遂立皇子昇為皇太子。作元良箴以賜之。

仁宗既連失三王。自至和中得疾。中外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為言。包拯范鎮尤激切。積五六歲。依違未之行。韓琦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係。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

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以為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又生女。一日，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況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為心，則無不可者。又與曾公亮、張昇、歐陽脩極言之。會司馬光、呂誨皆有請，琦進讀二疏，未及有所啓。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惶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

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以宗實告。宗實。英宗舊名也。琦等力贊之。議乃定。遂立為皇太子。

英宗不豫。召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至福寧殿。帝憑几而言。言不可辨。方平進筆請書。乃書來日降詔立皇太子。方平抗聲曰。必賴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乃退草制。

高宗以皇嗣未立。語近臣曰。太祖以神武定

天下子孫不得享之可憫同知樞密院事李
回曰藝祖不以大位私其子發於至誠陛下
為天下遠慮合於藝祖可以昭格天命紹興
二年詔選太祖七世孫伯琮育禁中三年除
和州防禦使賜名瑗三十年立為皇子更名
瑋三十二年立為皇太子改名睿

孝宗乾道七年立第三子惇為皇太子初虞
允文相請蚤建儲貳孝宗曰朕久有此意事
亦素定但恐儲位既正人性易驕即自縱逸

不勤於學。寔有失德。朕所以未建者。更欲其
練歷庶務。通知古今。庶無後悔爾。至是乃立
之。

金世宗立皇孫璟為皇太孫。諭之曰。爾年尚幼。
以明德皇后嫡孫。惟汝一人。試之以事。甚有
可學之資。朕從正立汝為皇太孫。建立在朕
保守在汝。宜行正養德。勿近邪佞事。朕必盡
忠孝。無失眾望。則惟汝嘉。

國朝。洪武元年正月戊寅。劉基陶安言於

太祖曰。適聞中書及都督府議。倣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為之。

太祖曰。取法於古。必擇其善者而從之。苟惟不善而一槩是從。將欲望治。譬猶求登高岡而却步。渡長江而回楫。豈能達哉。元氏胡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以任賢。惟其類是與。名不足以副實。行不足以服衆。豈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長。學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通古今。識達機宜。他日軍國重務。皆

三
令啓聞何必效彼作中書令乎。乃命詹同取
東宮官制觀之。謂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取
廷臣勲德老成兼其職。老成舊人動有典則。
若新進之賢者亦選擇參用。夫舉賢任才立
國之本。崇德尚齒尊賢之道。輔導得賢。人各
盡職。故連抱之木必以授良匠。萬金之璧不
以付拙工。同對曰。

陛下立法垂憲之意實深遠矣。於是以李善長
等皆兼東宮官。乃諭善長等曰。朕於東宮官

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
朕若有事于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
等在内事當啓聞太子或有聽斷不明而與
卿等意見不合卿等必謂府僚導之嫌疑由
是而生朕所以特置賓客諭德等官以輔成
太子德性且選名儒為之賓友昔周公教成
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
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
富貴泥於安逸軍旅之事多忽而不務一有

緩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七月
戊子。

太祖謂皇太子曰。天子之子與公卿士庶人之
子不同。公卿士庶人之子係一家之盛衰。天
子之子係天下之安危。爾承主器之重。將有
天下之責也。公卿士庶人不能脩身齊家。取
敗止於一身一家。若天子不能正身脩德。其
敗豈但一身一家之比。將宗廟社稷有所不
保。天下生靈皆受其殃。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睦親

唐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

虞舜弟象傲。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掩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箠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及為天子。封之有庠。富貴之也。

周成王時囚蔡於于郭鄰。其子胡率德。改行。周公言諸成王復封之。蔡王若曰。小子胡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彛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漢文帝時。吳王濞稱疾不朝。吳使者至。帝問之。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今吳王始詐疾。而責愈急。則計出無聊。唯上與之更始可也。於

是遣使者歸而賜之几杖

武帝時淮南王安屬為諸父帝以其辯博善為文辭甚尊重之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暮然後罷元朔二年賜几杖不朝

成帝時東平王宇有關詔削樊亢父二縣王後自新復其削縣詔曰蓋聞仁以親親古之道也前東平王有關有司請廢朕不忍又請削朕不敢專惟王至親未嘗忘於心今聞王改行自新尊脩經術親近仁人非法之求不

以奸吏朕甚嘉焉。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其復前所削縣如故。

明帝永平十一年。遣諸王歸國。特留東平王蒼。賜以秘書。列仙圖道術秘方。至八月。飲酎畢。有司復奏遣蒼。乃許之。手詔賜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為親疎。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御。珍寶鞍馬。錢布以億萬計。尋賜王傅手詔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

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要讀如腰背之展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章帝建初三年。賜東平王蒼琅琊王京書曰。中大夫奉使親聞。動靜嘉之何已。歲月騫過。山陵浸遠。孤心悽愴。如何如何。間饗衛士於南宮。因閱視舊時衣物。聞於師曰。其物存。其

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信矣。惟王孝友之德亦豈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紵帛巾各一。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頃願王寶精神。加供養。苦言至戒。望之。渴如

和帝待母弟。清河王慶尤渥。諸王莫得為比。後慶以長。別居丙舍。帝移幸北宮章德殿。慶得入省宿止。後出居邸。賜奴婢三百人。輿馬錢帛。帷帳珍寶玩好。充牣其第。慶多被病。或時不安。帝朝夕問訊。進膳藥。所以垂意甚備。

順帝永建二年。增東海王臻食邑。詔曰。東海王臻。以近蕃之尊。少罷王爵。膺受多福。未知艱難。而能克已。率禮孝敬。自然事親盡愛。送終竭哀。降儀從士。寢苦三年。和睦兄弟。恤養孤弱。至孝純備。仁義兼弘。朕甚嘉焉。夫勸善厲俗。為國所先。曩者東平孝王。敬兄弟。行孝喪母。如禮。有增戶之封。詩云。永世克孝。念茲皇祖。今增臻封五千戶。

後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宴四廟子孫於宣文

唐高祖武德七年。宴王公親屬於文明殿。帝見長平王太妃以尊屬從家人禮。降階再拜。酒小闌。從坐翠華殿。帝賦詩。王公親屬遞上壽。賜帛各有差。

太宗貞觀十年。諸王歸藩。帝流涕曰。友于之

情。凡人所重。朕於兄弟。豈不知同遊處。展親愛耶。但以天下事重。方成分別。不能不悲耳。兒子尚或可求。兄弟更不可得也。遂嗚咽不能止。○十七年。帝謂侍臣曰。前代皇王。莫不踈弟而愛子。唯漢明帝。賜諸王不令子多於弟。良史書之。垂美後葉。我罔極之恩。情鍾諸弟。於是內外諸王。同有班賜。○十八年。幸同安大長公主第。帝以主春秋高。常有風疾。故親加省視。賜絹五百匹。侍主疾者。賜絹各有

差

玄宗素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嘗為長枕大被與其兄宋王成器申王成義從兄幽王守禮弟岐王範薛王業同寢於殿中設五帷與諸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業嘗疾帝方臨朝須臾之間使者十返帝乃為業煮藥回飈吹火誤爇其鬚左右驚救之帝曰但使王飲此藥而愈鬚何足惜又於興慶宮側賜成器等第宅及於宮之西南置樓題其西

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帝或登樓聞王奏樂則召升樓同宴。或幸其所居盡歡賞賚優渥。

宣宗敦睦兄弟。大中元年作雍和殿於十六宅。數臨幸。置酒作樂。盡歡。諸王有疾。帝親至。卧內存問。憂形于色。

宋太祖時。太宗為晉王。嘗病亟。帝往視之。親為灼艾。王覺痛。帝亦取艾。自灸。分痛。

元仁宗遇冬夜風雪甚寒。謂侍臣曰。朕與御等

居暖室。宗戚昆弟遠戍邊陲。曷勝其苦。歲賜錢帛。可不徧及耶。○衛王阿朮哥入見。帝諭省臣曰。朕與阿朮哥同父而異母。朕不撫育。彼將誰賴。其賜鈔二萬錠。他物援例。

國朝永樂三年十月。

太宗皇帝賜諸王皇明祖訓。且諭之曰。

皇考所以垂訓子孫至要之道。具在此書。朝廷常守之。可以永安。

宗社。藩王常守之。可以長保富貴。朝廷與蕃王。

本同

祖宗所出。但能皆以

祖宗之心為心。則自然各盡其道。前代有帝王不能保全宗室者。如宋太宗亦有宗室不能自保全者。如周三監漢七國。此皆是不能以祖宗之心為心。朕與諸弟各勉之。○四年五月。秦王尚炳將歸。

上諭其從臣曰。王前在國中言動時有錯繆。朕遣書戒之。頗聞克自省改。今日見王應對進

五倫書卷九
退循循合度。甚適朕意。此皆爾等輔導之力。
長史以下皆叩頭曰。此由王天資之美。克奉
陛下聖訓。臣等庸愚。實無所效力。

上復諭之曰。美玉非資良工。不適為器。嘉木非
得良匠。不適為材。人之成德亦然。爾等宜益
盡心輔王。雖小過必規正之。雖小德必助成
之。謂小過無害。馴至於大過。謂小德無益。馴
至於無德。不可因循。但和平以導之。從容以
入之。積以誠意。未有不相信者。王能脩善行。

汝曹亦有令名。其往勉之。命賜紵衣人一襲。及道里費。

封建

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其一曰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皆在蜀。即其所封國也。

虞舜踐位。封其弟象於有庠。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

夏。少康恐禹祭之絕祀。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

無余春秋祠禹墓於會稽

周武王既革殷命為天子追思元聖乃封神農
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
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又封弟叔鮮於
管叔度於蔡叔振鐸於曹叔處於霍求太伯
仲雍之後得周章時章已君吳因而封之其
弟虞仲封於周北是為虞列為諸侯○封弟
封於衛告之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
乃以殷民世享

成王即位。與叔虞戲。削桐葉為圭。曰：「以此封若。」史佚請擇日。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遂封叔虞於唐。」又封周公子伯禽於魯。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後。」

漢高祖即位。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懲秦孤立亡藩輔。大封同姓。以鎮天下。正月丙午。以故東陽郡鄆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從父兄賈為荆王。以碭郡薛郡郟郡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交

為楚王。以雲中、鴈門、代郡五十三縣立兄宜
信侯。喜為代王。以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
城陽郡七十三縣立子肥為齊王。諸民能齊
言者皆與齊。故最為大國。○十一年正月詔
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
有之。遠數有胡寇。難以為國。願取山南太原
之地。益屬代。代之雲中。以西為雲中郡。則代
受邊寇益少矣。其擇可立為代王者。燕王綰
相國蕭何等皆曰。子恒賢。知溫良。請立為代。

王都晉陽○十二年十月詔曰吳古之建國也。日者荆王兼有其地。今死亡後。朕欲立吳王。其議可者。羣臣言沛侯濞重厚。請立為吳王。高祖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填之。諸子少。乃立濞。

文帝元年十二月立趙幽王子遂為趙王。徙瑯琊王澤為燕王。呂氏所奪齊楚地皆歸之。二年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詔曰。前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太子遂為趙

王遂弟辟強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可王。遂立辟強為河間王。章為城陽王。興居為濟北王。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王。

武帝元狩六年四月乙亥立皇子閎為齊王。旦為燕王。胥為廣陵王。皆賜策。各以國土風俗申戒焉。齊王策曰。嗚呼。念哉。共朕之詔。惟命不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恣尔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

滅迺凶于乃國而害于爾躬。嗚呼。保國又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燕王策曰。嗚呼。小子旦。受茲玄社。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嗚呼。薰鬻氏虐老獸心。以姦巧邊眚。朕命將帥。但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降旗奔師。薰鬻徙域北州。以安悉尔心。毋作怨。毋作悱德。毋迺廢備。非教士不得從徵。王其戒之。廣陵王策曰。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

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心輕揚州保疆
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嗚呼恣尔心祇祇兢兢
迺惠迺順毋桐好逸毋迺宵人惟法惟則書
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羞王其戒之

光武建武十五年三月大司馬吳漢上書請
封皇子不許重奏連歲乃詔羣臣議大司空
竇融固始侯李通膠東侯賈復高密侯鄧禹
等奏議曰古者封建諸侯以藩屏京師周封
八百同姓諸姬並為建國夾輔王室尊事天

子享國永長為後世法故詩云大啓尔宇為
周室輔高祖聖德光有天下亦務親親封立
兄弟諸子不違舊章陛下德橫天地興復宗
統褒德賞勲親睦九族功臣宗室咸蒙封爵
多受廣地或連屬縣今皇子賴天能勝衣趨
拜陛下恭謙克讓抑而未議羣臣百姓莫不
失望宜因盛夏吉時定號位以廣藩輔明親
親尊宗廟重社稷應古合舊壓塞衆心臣請
大司空上輿地圖太常擇吉日具禮儀制曰

可四月戊申以太宰告祠宗廟丁巳使大司
空融告廟封皇子輔為右翊公英為楚公陽
為東海公康為濟南公蒼為東平公延為淮
陽公荆為山陽公衡為臨淮公焉為左翊公
京為瑯琊公徙兄太原王章為齊王

章帝建初三年有司奏遣廣平王羨與鉅鹿
王恭樂成王黨俱就國帝性篤愛不忍與諸
王乖離遂皆留京師明年案輿地圖令諸國
戶口皆等租入歲各八千萬七年帝以廣平

在北多有邊費乃徙羨為西平王分汝南八縣為國後又徙封羨為陳王食淮南郡

三國蜀先主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許靖立子永為魯王理為梁王賜永策曰小子永受茲青土朕承天序繼統大業遵脩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奄有龜蒙世為藩輔嗚呼恭朕之詔惟彼魯邦一變適道風化存焉人之好德世茲懿美王其秉心率禮綏尔士民是饗是宜其戒之哉賜理策曰小子理朕統漢序

五伯書卷之
三十一
祇順天命。遵脩典秩。建爾于東。為漢藩輔。惟
彼梁土。畿甸之邦。民狎教化。易遵以禮。往恚
乃心。懷保黎庶。以永爾國。王其敬之哉。

魏文帝即位。遣弟鄆陵侯彰與諸侯就國。詔
曰。先王之道。庸勲親親。並建母弟。開國承家。
故能藩屏大宗。禦侮厭難。彰前受命北伐。清
定朔土。厥功茂焉。增邑五千。并前萬戶。後進
公爵。又封為任城王。

晉武帝即位。大封同姓。封皇叔祖父孚為安平

王詔曰太傅勲德弘茂朕所瞻仰以光導弘
訓鎮靜宇內願奉以不臣之禮其封為安平
王邑四萬戶進拜太宰持節都督中外諸軍
事有司奏諸王未之國者所置官屬權未有
備帝以孚明德屬尊當宣化樹教為群后作
則遂備置官屬焉

南宋高祖封族弟遵考為營浦侯詔曰遵考服
屬之親國戚未遠宗室無多宜蒙寵爵可封
營浦侯食邑五百戶

梁武帝天監元年封皇弟中護軍宏為臨川王。南徐州刺史秀為安成王。雍州刺史偉為建安王。右衛將軍恢為鄱陽王。荊州刺史憺為始興王。自郡王以下列爵為縣六等。皇弟皇子封郡王。二千戶。王之庶子為縣侯。五百戶。謂之諸侯。

陳高祖即位封宗室子弟為侯。詔曰。維城宗子。實固有周。磐石懿親。用隆大漢。故會盟則異姓。為後啓土。則非劉。勿王。所以糾合枝幹。廣

樹藩屏前王茂典列代常規從子持節負外
散騎常侍明威將軍雍州刺史監南徐州擬
持節通直散騎侍郎貞威將軍北徐州刺史
褒從子晃從孫假節負外散騎常侍明威
將軍諡楚交切假節信威將軍北徐州刺史吉陽
縣開國侯諡假節通直散騎侍郎信威將軍
祐假節散騎侍郎雄信將軍青州刺史廣梁
太守詳貞威將軍通直散騎侍郎慧紀敬雅
敬泰並枝戚密近勛勞王室宜列河山以光

封建擬可永脩縣開國侯褒鍾陵縣開國侯
晃建城縣開國侯晃上饒縣開國侯訛處化
縣開國侯諠仍前封祐豫寧縣開國侯詳遂
興縣開國侯慧紀宜黃縣開國侯敬雅寧都
縣開國侯敬泰平固縣開國侯各五百戶

隋高祖受禪進封族子雄為廣平王尋封清漳
王仁壽初高祖曰清漳之名未允聲望命職
方進地圖指安德郡以示群臣曰此踰足為
名德相稱於是改封安德王

唐高祖受禪。以天下未定。廣封宗室。以威天下。
皇從弟及姪。年始成童者數十人。皆封為郡
王。○武德元年。封從父兄子道宗為略陽公。
五年。授靈州總管。梁師都據夏州。引突厥兵
數萬至。其城下。道宗閉門拒守。伺隙而戰。賊
徒大敗。帝聞而嘉之。謂左僕射裴寂曰。道宗
能守邊。以寡制衆。若魏任城王。彰臨戎。却敵
道宗勇敢。有同於彼。遂封為任城王。

太宗即位。舉宗正屬籍。問侍臣曰。徧封宗子

於天下便乎尚書右僕射封德彝對曰歷觀
往古封王者今最為多兩漢以降封帝子及
親兄弟若宗室既遠非有大功如周之卬滕
漢之賈澤不得濫封所以別親疎也先朝惇
睦九族一切封王爵命既隆多貽力役蓋以
天下為私殊非至公馭物之道帝曰朕理天
下本為百姓非欲勞百姓以養己之親也於
是宗室率以屬疏降爵郡公惟有功者數十
人封王

宋太祖即位承唐之制宗室襁褓即列土而爵之。降至疏屬宗正有籍。玉牒有名。宗學有教。郊祀明堂。遇國慶典皆有祿秩。所寓州縣。月有廩餼。凡諸王公侯伯子男皆子孫承嫡者。傳襲若無嫡子及有罪疾立嫡孫。無嫡孫以次立嫡子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子。無庶子立嫡孫同母弟。無同母弟立庶孫曾孫以下準此。

仁宗慶曆四年宗室王者四人以盛德武勝

軍節度使德文屬尊且賢方漢東平王蒼進
封東平郡王加兼侍中

神宗即位謂勩業垂統實自太祖顧無以稱
乃下詔令中書門下考太祖之籍以屬近行
尊者一人裂土地而王之使常從獻于郊廟
世世勿復絕於是有司推擇以秦康惠王德
芳孫從式應詔封安定郡王

徽宗即位改封魯王宗肅為商王詔曰宗室
諸王追封大國其世襲子孫尚仍舊國甚未

稱正名之意如魯王改封商王其子尚罷魯國之類其令太宗正改正以寧遠節度使魯國公仲先改封商國公

高宗紹興元年詔曰太祖皇帝創業垂統德被萬世神祖詔封子孫一人為安定郡王世世勿絕今其封不舉朕甚憫之有司其上合封人名遵故事施行遂以燕懿王玄孫令時罷封

國朝

太祖皇帝洪武三年四月辛酉以封建諸王告太廟禮成宴群臣于

奉天門及文華殿。

太祖諭廷臣曰昔元失其馭群雄並起四方鼎沸民遭塗炭朕躬率師徒以靖大難。

皇天眷佑海宇寧謐然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衛國家下安生民今諸子既長宜各有封爵分鎮諸國朕非私其親乃遵古先哲王之制為久安長治之道羣臣稽首對曰。

陛下封建諸王以衛宗社天下萬世之公議
太祖曰先王封建所以庇民周行之而久遠秦
廢之而速亡漢晉以來莫不皆然其間治亂
不齊特顧施為何如爾要之為長久之計莫
過於此

五倫書卷之九

五倫書卷之十

無懷氏之撫世也。以道存生。以德安刑。其民甘食而樂居。懷土而重生。形有動作。心無好惡。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命之曰無懷氏之民。

黃帝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

難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治五氣藝
五種撫萬民民不習偽官不懷私市不預價
城郭不閉見利不爭風雨時若人無夭枉物
無疵癘虎豹不妄噬鷙鳥不妄搏裔夷之人
罔不來享鳳凰巢于阿閣麒麟遊于苑囿焉
唐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與不治與億
兆頽戴已與不頽戴已與問左右左右不知
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乃微服
遊於康衢聞童謠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

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有老人含哺鼓腹。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

虞舜有大聖之德。格于父母。諧于兄弟。孝友之至。通于神明。耕歷山人。皆讓畔。漁雷澤人。皆讓居。陶河濱。器不苦窳。及為天子。天下化之。故孔子稱之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夏禹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

暨鳥獸魚鼈咸若

商成湯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子惠困窮民服厥命固有不悅

周文王為西伯虞芮之君爭田久而不平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如周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吾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祇取辱耳遂相讓以所爭

田為閑田而退。天下聞之。歸文王者四十餘國。

康王敬恭神人。四夷賓服。海內晏然。百姓興於禮義。囹圄空虛。刑措不用。四十餘年。有唐虞世之風焉。

漢文帝專務以德化民。故當時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寢息。風流篤厚。禁網疏闊。斷獄四百。有刑措之風。天下大和。百姓給足。

唐太宗嘗與羣臣語及教化。魏徵曰。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封德彝非之。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力行何如耳。帝從徵言。勤而撫之。天下大稔。斗米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十九人。東至于海。南及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焉。帝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之效。惜封德彝不及見之。

宋太祖自建隆以來。務農興學。慎罰薄斂。與世

休息。迄于不平。治定功成。制禮作樂。在位十有七年之間。聲明文物之治。道德仁義之風。於漢唐蓋無讓焉。

仁宗恭儉仁恕。敬天重民。吏治殘刻之人。決獄多平允之士。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所以培壅國本者厚矣。升遐之日。雖深山窮谷之人。莫不奔走悲號而不能已也。

金世宗明禍亂之故。知吏治之得失。即位五載。南北講好。與民休息。躬節儉。崇孝弟。信賞罰。

重農桑。慎守令之選。嚴廉察之責。却任得敬。分國之請。拒趙位寵。郡縣之獻。孳孳為治。夜以繼日。當時羣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斷死罪。或十七人。或二十人。號稱小堯舜。

元太宗時。華夏殷富。庶民樂業。行旅不齎糧。時稱治平。

國朝洪武三年二月。

太祖皇帝行後苑。見巢鵲。矧翼之勞。喟然歎曰。

禽鳥劬勞若是。況人母子之恩乎。乃令羣臣有親老者許歸養。時故元鎮撫陳興被俘來京。恩待甚厚。興言有母在嵩州。年八十餘。欲求歸養。即賜白金衣帽遣之。興辭。

太祖顧謂侍臣曰。孝弟之性。天下皆同。陳興雖武夫。聞朕言。即愴然思歸。朕始不知其有母。若知之。肯令其違遠耶。人壽不過百歲。今其母年已八十餘。萬一不得相見。興有無窮之痛。興歸。母子相見。其樂宜何如。侍臣曰。

五倫卷十
五
陛下以孝治天下。推測人情。無微不至。非惟一家之老者得所。天下之惇獨鰥寡皆蒙其惠矣。

太祖曰。人情莫不愛其親。必使之得盡其孝。一人孝而衆人皆趨於孝。此風化之本也。故聖王之於天下。必本人情而為治。○洪武二十二年十一月乙丑。

太祖御謹身殿。翰林學士劉三吾侍。因論治民之道。三吾言。南北風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

當以威制。

太祖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間。汝謂南方風氣柔弱。故可以德化。北方風氣剛勁。故當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無之。君子懷德。小人畏威。施之各有攸當。烏可槩以一言乎。三吾悚服。稽首而退。

勤政

夏禹受舜禪。一饋十起。以勞天下之民。
商湯昧爽不顯。坐以待旦。

大戊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
寧。故享國七十有五年。

武丁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
怨。故享國五十有九年。

周文王自朝至于日中。具不遑暇食。用咸和萬
民。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漢文帝絕秦之跡。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
末。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育羣生。以
安海內。

宣帝興于閭閻。知民事之艱難。躬理萬幾。厲精為治。吏稱其職。民安其業。

光武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寢。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乘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道。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

南陳文帝起自布衣。知百姓疾苦。國家資用務從儉約。妙識真偽。下不容姦。每夜刺閨取外

事分判者前後相續。敕鷄人伺漏傳籤於殿中者。令投籤於階石上。鎗然有聲。云吾雖得眠。亦令驚覺其自強若此。

唐太宗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黏之。屋壁得出入省覽數。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輩亦當恪勤職業。副朕此意。

憲宗嘗盛夏召李絳對延英殿。帝汗浹衣。絳欲趨出。帝曰。與卿講天下事。乃甚樂也。絳或無所論諍。帝輒詰所以然。又嘗謂宰臣曰。天

下事重。不可一日曠廢。若遇連假不坐。有事即詣延英請對。崔羣以殘暑方甚。目同列將退。帝止之曰。數日一見卿等。雖暑熱朕不為勞。

文宗恭儉儒雅。出於天性。嘗讀太宗政要。慨然慕之。及即位。銳意於治。每延英對宰臣。率漏下十一刻。唐制天子以隻日視朝。乃命輟朝。放朝皆用隻日。凡除吏必召見訪問。親察其能否。故太和之初。政事脩飭。號為清明。

宋太宗每旦朝罷登崇政殿決事。日中未食。淳化中謝泌請退朝進食畢。然後決事。帝不聽。嘗語近臣曰。天下事日日聽斷尚恐不及。唐末諸帝多深居何也。

真宗即位。每旦御前殿。中書樞密院三司開封府審刑院及講讀官。以次奏事。辰後入宮。上食。少時出坐後殿閱武事。至日中罷。夜則召侍讀侍講學士詢問政事。或至夜分還宮。其後率以為常。

仁宗慶曆三年。右正言余靖奉使契丹入辭。書所奏事于笏。各用一字為目。仁宗顧見之。問其所書者何。靖以實對。仁宗指其字一一問之。盡而後已。其聽納不倦如此。

國朝洪武元年。

太祖皇帝謂侍臣曰。朕念創業之艱難。日不暇食。夜不安寢。侍臣對曰。

陛下日覽萬幾。未免有勞。

聖慮。

上曰。汝曹不知創業之初。其功實難。守成之後。其事尤難。朕安敢懷宴安而忘艱難哉。○十年九月。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為藉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孰不知治天下者。無逸然後可逸。若以荒寧怠政為垂拱無為。帝舜何為曰耄。期倦于勤。大禹何以惜寸陰。文王何以日昃不食。且人君日理萬幾。怠心一生。則庶務壅滯。貽患不可勝言。朕即位有年。常以勤勵自勉。未旦即臨朝。晡時

而後還宮夜卧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觀
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為憂惕或量度民事有
當速行者即次第筆記待旦發遣朕非不欲
整安但祇畏天命不敢故爾朕言及此者但
恐羣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股肱既惰元
首叢脞民何所賴書云功崇惟志業廣惟勤
爾羣臣但能以此為勉朕無憂矣羣臣皆頓
首受命

永樂四年正月。

太宗皇帝御右順門晚朝。百官奏事畢皆趨出。召六部尚書及近臣諭曰。早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之間不得盡所言。午後事簡。卿等有所欲言。可從容陳論。毋以將晡朕倦於聽納。蓋朕有所欲言者。亦欲及此時與卿等計議。又曰。朕每旦四鼓以興。衣冠靜坐。是時神清氣爽。則思四方之事。緩急之宜。必得其當。然後出付所司行之。朝退未嘗輒入宮中。間取四方奏牘。一一省覽。其有邊報及水旱等事。

即付所司施行。官中事亦多。須伺外朝事畢。方與處置。閒暇則取經史覽閱。未嘗敢自暇逸。誠慮天下之大。庶務之殷。豈可須臾怠惰。一怠惰則百度弛矣。卿等宜體朕此意。相與勤勵。無厭斁也。自今凡有事當商略者。皆於晚朝來。庶得盡委曲。

制治

伏羲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旁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

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制嫁娶以儷皮為禮。結網罟以教佃漁。養犧牲以庖廚。以龍紀官。作二十五弦之瑟。以木德王天下。

神農斲木為耜。揉木為耒。始教耕種。嘗百草。始有醫藥。作五弦之琴。教人日中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以火德王天下。

唐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蕃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

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
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
疏九河。瀾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
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

虞舜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
三苗。

夏禹之治天下也。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
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祗。台德先。不
距朕行。

商成湯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周文王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

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飢矣。

武王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成王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

王伯事表一
十三
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
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
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
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年五服一
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
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列國。齊桓公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歆
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
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

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

漢高祖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宏遠矣。文帝承高祖掃除煩苛，與民休息之後，加之以恭儉安養天下，是以當時移風易俗，黎民

醇厚。幾致刑措。

武帝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脩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

宣帝興于閭閻。知民事之艱難。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上。各奉職奏事。數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于子孫。終不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

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効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

明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所變更。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恠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尚書閤章二妹為貴人。而章久次當遷重職。帝為後宮親屬。竟不用。是以吏得其人。民安其業。遠近畏服。戶口滋殖焉。

唐太宗貞觀元年。以民少吏多。思革其弊。命大加併省。因山川形便為十道。一曰關內。二曰

河南三曰河東。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隴
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劔南。十曰嶺南。
○帝嘗指殿屋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
營構既成。勿數改移。苟易一椽。正一瓦。踐履
動搖。必有所損。若慕竒功。變法度。不恒其德。
勞擾實多。

宋太祖承五季之亂。厭人主苛暴。以聰明仁恕
服天下之心。紹周之初。市不易肆。藩鎮強盛。
削之以漸。多用儒臣。出理郡國。置諸州通判。

五倫書卷十
十一
以分刺史之權。繇是節鎮勢輕。禍亂不作。專
務養民。罷却貢獻。禁進羨餘。晚節好讀書。嘗
歎曰。四凶之罪。止於流放。何近代法網之密
耶。其并諸國。必招之不至。然後用兵。及其既
降。皆不加戮。

太宗沉謀英斷。儉勤納諫。閱農慎刑。好學重
儒。故能削平海內。功業炳然。

元世祖詔新立條格。省併州縣。定官吏負數。分
品從官職。給俸祿。頒公田。計月日以考殿最。

均賦役。招流移。禁勿擅用官物。勿以官物進獻。勿借易官錢。勿擅科差役。凡軍馬勿得停泊。詞訟不得隔越陳訴。恤鰥寡。勸農桑。驗雨澤。平物價。具盜賊。囚徒起數月申省部。又頒陝西四川西夏中興北京三處行中書條格。定立諸王使臣驛傳稅賦差發。不許擅招民戶。不得以銀與非投下人為幹脫。禁口傳勅旨。及追呼省臣官屬。嘗召史天澤問治道。天澤具疏對。言當立省部以正紀綱。設監司以

督諸郡。霈恩澤以安反側。退貪殘以任賢能。
頒俸祿以養廉。禁賄賂以防奸。悉聽之。次第
舉行。

國朝甲辰五月。

太祖皇帝朝罷。退御白虎殿閱漢書。侍臣宋濂
孔克仁等在側。

上顧謂濂等曰。漢之治道不能純乎三代者。其
故何也。克仁對曰。王霸之道雜故也。

上曰。高祖創業之君。遭秦滅學之後。干戈戰爭。

之餘。斯民憔悴。甫就蘇息。禮樂之事。固所未講。獨念孝文為漢令主。正當制禮作樂。以復三代之舊。乃逡巡未遑。遂使漢家之業。終於如是。夫賢如漢文。而猶不為。將誰為之。帝王制作。貴不違時。三代之王。蓋有其時。而能為之。若漢文。有其時。而不為者也。可不惜哉。

五倫書卷之十